

武陵縣志卷三十一

叢談

郡形如鼎或者以平山爲一足枉山爲一足陽山爲一足者誤但  
其濱於江水勢砰礪難殺故上從平山下至沱洲皆障以隄然  
衝決不一昔人以下石櫃磯之至元於府學前又豎石櫃其形  
亦鼎也

武溪深馬援南征所作援門生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

邑西三十里燕子岩崇禎初年春雷電暴作木石倒飛岩放舍利

光十丈許光斂若刀斧直削昔登覆今壁立矣岩腹忽現一佛  
像長丈許眉目全備頭若披巾面作梨花色兩手俯垂隱見衣

武陵縣志

卷三十一

表衣紋摺宛然縫緘足半露若將舉其狀

茉莉夫人鬼官磨在枉山東半里卽摩利天所稱鬼子母攷張三

峯集有茉莉元君相傳周金剛德山叅証時夫人以磨磨麵供

養大衆袁公安皆載此於集中

茉莉鬼磨林翳中一頑石耳寺僧盛誇爲鑿師叅証時靈跡本

妄誕不足信第夫人係波斯匿王次妃子曾兩見於內典及考之郡志乃至茫不知所謂則謬引鬼子磨母以實之且又徵張三丰集以成其附會游光掠影殊堪一笑卽公安袁中郎博通秘藏其於德山游記中亦仍其舊而鬼之豈偶未之見耶題詩石上俟後之載筆者此系胡後詩序

白龍井卽善卷井舊傳午日競渡龍舟入水撓自井出疑龍所吸

常德至澧州中間大龍興化兩驛百六十里初皆山道崎嶇故老

相傳至明初始闢成坦道舊道由潛水橋經周家店

以達公安宋寇萊公貶道州實經鼎州留詩版於甘泉寺志謂甘泉寺郡北六十里當在大龍鰲山之間遍考實無所謂泉與寺者惟石公渡北有師姑井水旱不涸不溢在道旁甘泉寺或卽其地

昔漢武帝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原瘦袖美髯丰神秀朗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閭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筍山作九歌托

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偉僑僂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爲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揀樹葉塞上以五色絲縛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並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

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  
夏之爲秋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異之曰汝三閭大夫耶忽  
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秭歸鄉北有女嬃廟至今  
擣衣石尙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  
以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歿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  
未散故鸞能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澤畔

蕪葭白露中耳

唐沈亞之  
屈原外傳

龔廷珪號書顛開卷便忘寢食一字一句必窮其源盛暑不揮塵  
蠅蚋血常滿凡案間嚴冬手足皆凍不擁爐呻吟達旦肆意於  
諸子史傍及陰陽術數雜劇院本篆隸畫譜之類靡不通曉凡

武陵縣志

卷三十一

三

有著作一字未安手刻衣帶痕至裂以屢不得志於有司得狂  
疾或向耕夫野人說天文或朗吟行市井或挾巨石走水澤或  
登高樹引酒自酌有來相勸者輒疾聲叱之以是時人疾之愈  
甚乃走蜀遍西南諸名勝所至必紀以詩倦遊歸里益反求於  
四子書及五經註疏著春秋五傳及周易解圖天下水道貼梁  
柱間終日偃卧凝思人不知所爲嘗月朔至郡城中攀邑侯轅  
自陳所學一郡皆驚復走蜀不知所終

鼎州江畔古墓一所相傳某年江漲浮一女尸洄漩隄下不去面  
如生居人異而歛之一手猶握絹書詩一首云潔守深閨十九  
春豈期竟作虜囚身夫生未補君王事妾死寧忘夫婦倫夜靜

自甘沉弱買月明那管弟亡人恩深父母終難慰願結來生未  
了因咸驚歎曰列婦遂擇高原葬之勒詩於石以風世焉

周平園判鼎州於紹熙壬子重陽日題詩刻石德山詩曰因念叢  
林宛如舊當年有願幾時還自註周金剛曾有願云塔高三寸  
再爲此來今果高一寸餘矣若非願力安能及此此語甚奇公  
豈語怪者耶其後榮藩初封至德山鐘鼓自鳴寺僧驚謂金剛  
再來王急掃塔以袖拂碣認之則已先有自將衣袖掃灰塵之  
句爲歎息移時斯又奇也又傳潭底白龍化老翁數黍周金剛  
周亦時時至龍宮與龍弈一日覩龍宮壯麗心偶動龍已知之  
曰五百年後遺君此樂後榮藩果應此語因果輪迴在金剛猶

武陵縣志

卷三十一

四

不免耶

白雉山有木名交讓衆木彫榮後方萌芽亦更歲迭榮

渡枉水而南薄岸遶澗西行灌木蒼葦峯巒兀拾級上爲宜鑑  
禪師塔院塔與棒俱見存有塔長三寸吾當再來之記周金剛  
演化地也公安袁宏道禮鑑大師塔二偈流水高山只自聽曰  
雲終不礙峯青貪他一口龍潭沫枉却金剛般若經電走星流  
也是遲龍潭不見是親師而今石塔牢籠取正是金剛出世時  
塔院之前越澗而北爲榮王妃吉藏由塔院而西爲乾明寺法  
像唐時塑妙好莊嚴中存宋米芾寶藏二字扁

宋時張虛白舉進士不第辟穀遊武陵嘗館於酒姥崔氏家索酒

不責償經年無厭後詢姥所欲姥以江遠不便汲爲辭張遂掘  
舍旁隙地爲井掘得泉甘冽過於酒人爭市之後虛白仙去郡  
人余安遇虛白於揚州遺姥詩曰武陵溪上崔婆酒天上應無  
地下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今井尙存而泉非  
昔

武陵馮某開基掘古墓爲祟乩仙云此宋烈士姚鴻業墓吾當爲  
文祭之曰方元賊陷武陵時余以隻身孤軍不能捍國家之左  
翼余愧死無地顧君以尉臣乃誓不與賊俱生嗚呼君其烈哉  
立石題曰故宋烈士姚君鴻業之墓乩蓋托名又信國祭後不  
復爲祟

孤兒籲天錄云山松爲先父母十地於山有當事者請葬湖上久而不決因於除夕以鏡聽決之初聞二人相與語曰今日一場奇事有一箇人家親迎新卽新婦要一轎臺久之又過一家其人夜春曰一曰兩曰到底止有一曰殊不可解迨後被掘之後購得遺體先母僅有一頭先父僅有下半合爲一棺另葬於桃源鄭家驛後西漁溪之月弘山豈非新郎新婦要一轎擡一柩兩柩到底止有一柩乎

崇禎己卯九月初一日上傳賜督師輔臣楊嗣昌一詩詩盛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氣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